

特稿

生活

故事

校园

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

夜闯水雷阵

□毛一昌

1949年6月7日,也就是上海解放后的第十天。这天晚上10点半光景,上海招商局轮船公司汉强号客货轮,满载着三千吨煤炭,乘着夜色掩护,从雨溪口出发,准时赶到上海沪淞口。船长孙瑞璈一声令下,轮船稳稳当当地抛锚在江中心。

孙瑞璈看了一眼手腕上的夜光表,指针清晰地显示现在是10点32分,心里微微地松了口气,转身对身边的军代表说:“王代表,轮船准时到达锚地,再过半个小时,潮水涨足,我们就可以进黄浦江了。”

军管委的军代表姓王,是出身北方的“旱鸭子”,从来也没有在水上航行过,但他深知这次汉强轮担任的运煤首航任务,有着惊天的风险,他放心不下,坚持要和船员一起执行这趟危险而光荣的任务。刚才船过“三峡水”,船只颠簸得他脸色煞白,人也站立不稳,现在他接过孙瑞璈递过来的水,呷了一口,看着指挥若定的年轻船长,说:“好!”

汉强轮这次夜航运煤事关重大,市军管委首长三天前找他谈话,告诉他,上海最主要的发电厂,杨树浦电厂的存煤量已不足用十五天了,如不能及时运到,电厂发不了电,这对刚刚回到人民手里的大上海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要求进驻招商局轮船公司的军管委,必须发动群众,依靠群众,冲破敌人空中飞机轰炸,江里水雷拦截的立体封锁,坚决完成为电厂抢运煤炭的任务。

接受任务之后,王代表当即召集轮船公司职工开会。会上,刚刚获得翻身解放的公司职工,群情激昂,纷纷表示:为了巩固人民政权,保卫大上海的安全,即使牺牲生命,也要完成任务。大家要求船长孙瑞璈说说意见,孙瑞璈站了起来,手一挥说:“这电厂的煤,我们一定得运!我是在想怎样运送……”

接着,他分析说,白天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轰炸、扫射,肯定不行;夜航虽然没了空袭,但难过敌人溃逃前布下

的水雷区。不过,这水雷连着链条铁锚抛在江底,这高度是不变的,潮水涨足时,这水雷会落在水面的下方,形成一定的空间,只要这落差超过我们船吃水线的高度,那么我们的船在它的上面通过,应该是安全的。

王代表听了孙瑞璈一席有理有据的分析,频频点头,当即决定由他和孙瑞璈带几个老船工乘一只汽艇到雷区实地察看,测量了半天,连夜制定了由孙瑞璈驾驶汉强轮执行运煤的首航任务。

此时,已是晚上11时,锚区沉浸在黑夜中,离汉强轮不远处,几艘菲律宾、马来西亚外轮亮着星星灯火,也在锚区等候进港。孙瑞璈走向船舷,用一支强光手电在江面上仔细照看,发现江面上的漂浮物已几乎静止,确认潮水已经涨停,他接过船员递来测量水深的标线,缓缓将线端的重锤放入江中,待重锤达到江底后,再小心地提起,然后用手电照着标志说:“王代表,你看,现在潮水已经涨足,江面比落潮时升高了5米96,我们的船可以进港了!”军代表踏进一步,握了握孙瑞璈的手说:“行,孙船长,你是指挥员,一切听你指挥!”孙瑞璈从军代表满是汗的手掌中感觉到对方的重托,他坚毅地对甲板上的船员喊了一声:“起锚,进港!”说着和军代表转身进入驾驶室。

“呜——”一声低沉的汽笛声划破夜空,轮机房里的马达轰鸣起来,“轰隆、轰隆,轰隆、轰隆。”随着有节奏的轮机声,汉强轮缓缓地驶离锚地。十五分钟后,孙瑞璈心里清楚,轮船马上就要进入敌人布下的水雷阵了!要知道,这水雷有栲栳那么大,四周布满装着引信的触角,像一只只特大的刺猬在水下游荡,只要撞击到它任何一个触角,顷刻就会威力无比的爆炸……他告诫自己:小心、谨慎,谨慎、小心。他轻轻地吁了一口气,用平静却又坚毅的语气发出命令:“注意,观察两舷水面,缓速前进!”

甲板上船员回答:“左舷明白!”“右舷明白!”四支强光手电顿时在江面上扫来扫去,轮机的轰鸣声也降了下来,“哗——”船首撞开的水花声也小了起来。汉强轮似乎悄然无声地在这段危机四伏的江面上平稳地行进。



孙瑞璈

孙瑞璈双手紧握着驾驶盘,两眼直盯着江面。一直紧紧地站在船长边上的军代表,两手支着操作台的边沿,不时地看着台上的时钟,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……

难熬的十分钟过去了,孙瑞璈猛地举手拉响了清脆的汽笛,宣告汉强轮安全闯过水雷阵,对着传话筒发出口令:“提速前进!”他拿起面前的水杯,猛地灌了一大口:“王代表,我们闯过水雷阵了!再过二十分钟,船就到达杨树浦电厂煤码头。”

就在这时,船后三、四百米处的江面上猛地传来“轰隆”一声巨响,顿时爆炸的火球照亮了夜空。孙瑞璈举起重望远镜向船后望去,失口而出:“一条菲律宾货轮触雷了!”

原来,汉强轮在锚地起锚进港后,不远处的菲律宾轮认为:你能进港,我跟你后面也能进港。哪里知道自己的吃水线超过汉强轮足足两米,刚进水雷区就碰触了水雷。

孙瑞璈怀着对同行不幸遇难的沉痛心情对军代表说:“王代表,我们必须把我们掌握的水文数据通报给港务局,避免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。”“对。”军代表点点头,随手拿起了船用电话。

“呜——”汽笛一声长鸣,汉强轮靠上了煤码头,早已在码头上等候卸煤的码头工人齐声欢呼,庆祝由孙瑞璈驾驶的汉强轮夜闯水雷阵成功,打通了运煤的航道。

牺牲在扯渡口的烈士

□沈纪龙

1949年5月,金山兴塔地区解放,但残余的土匪武装仍在作祟。地处二省四县交界处的兴塔五星地区匪情尤为猖獗。

其中有支袁银法、金玉为首的土匪武装,常出没于蒋浜、寒泾一带,当地农民不时受到欺压骚扰,苦不堪言。

人民解放军为铲除祸害,巩固新生政权,组织剿匪部队分别驻在二省交界的北墙门和大通桥,两地相距2.5公里,部队南北呼应,合力围剿。

农历七月初三这天,又是刮风又是下雨,两名解放军战士冒着恶劣的天气到大通桥去传达命令。在返回途中,赶到新村里渡口。

这新村里渡口是个没有渡工的渡口,江面有两三丈宽,常年停着一只渡船,渡船的船头和船尾各系条粗绳索,分别固定两岸的桩头上。要过河摆渡的人上船后不用篙也不用桨,只要扯着绳索就能到达对岸,所以人们称为扯渡口。

两人正想上船时,先上船的战士突然发现原先对岸江边上那个稻草车棚已覆倒在地上,他心里一惊,这车棚是被风雨刮倒的,还是人为推倒的?如果人为弄到,那就很有可能是土匪所为,他们弄倒车棚是为埋伏在里面好伏击,打我们个出其不意……想到这里,就将后面的战士一拦,说了声:“我先过去看看。”说着把船扯向对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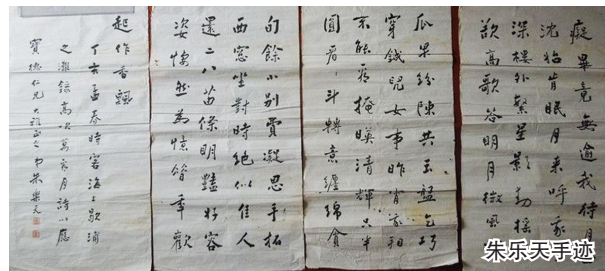
这战士估计得一点也不错,这覆倒的车棚里藏着五、六个匪徒,几支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江中的渡船。渡船刚到江心,随着匪徒头目的一声令下,隐藏在车棚下的匪徒同时开枪,船上的战士身中数枪,被击倒在船舱里。他挣扎着撑起身子,一边回击,一边向岸上战友叫道:“快,快,回去报告……”中弹的战士终因流血过多,光荣牺牲。烈士的姓名、籍贯至今不明。

作恶的匪徒被剿灭后,当地群众安葬烈士,购买了棺木安放在陆方庵东面高基上。1962年春,五星生产大队党支部为烈士重建坟墓,并立碑纪念。碑文是“革命烈士永垂不朽!”1979年,因高地平整,生产大队又把烈士墓移到陆方桥溪。

近日,区民政部门经反复求证,了解到此处埋葬的的确是一位烈士。村中长者介绍,该烈士是一位排长,剿匪过程中,他为掩护战士而不幸中弹牺牲。现已将这位烈士墓移到金山烈士陵园。

老秀才智斗小汉奸

《松隐志》编写组



朱乐天手迹

松隐镇有个晚清秀才叫朱乐天,道德、文章、书法名重一时。辛亥革命以后,科举废了,朱乐天就设馆授徒,几十年来学生出了不少,可惜良莠不齐。良者如徐乐同,立志组织抗日;莠者像彭健行,甘当敌寇奴才,充当日寇宣抚班的“嘱托”(特务)。

朱乐天富有民族气节,对日寇入侵和汉奸助纣为虐,深为愤慨。他与坚持抗日的徐乐同经常联系。有一次,地下抗日县政府所属第九支队征得军衣一批,徐乐同让人把这批军用物资暂时寄存在朱乐天家。

朱家坐落在松隐镇东刷帚埭上。门前小桥河南有房屋六间,原来是朱乐天教学生读书之处,现不用空关着,军衣就暂放在那儿。

汉奸彭健行似乎有所风闻,一天,他突然带领便衣日寇和宪兵二十余人来朱乐天家登门“拜谒”。朱乐天知道黄鼠狼给鸡拜年——不怀好意,便命长子朱德明与之周旋。

彭健行一进朱家,装得春风得意,紧紧握住朱德明的手不放。一面向朱乐天“问安”寒暄,一面对手下以目示意。跟随者立刻蜂拥进入内室,不一会,一个个又回到外间,对他微微摇头,示意一无所获。

朱乐天怕彭健行带人去河南小屋查看,决定来个先发制人。他面不改色,站起身来,冷冷地说:“彭健行,今天你这个学生带了我学生中最有‘出息’的一个。怎么样,要不要到河南你当年读书的课堂里也去看一看?”说罢,把手一摆,让彭先行。

彭健行见先生如此泰然自若,还主动挑战,谅来到河南也将一无所获,弄得更加下不了台,便讪讪地连连说了几个“不敢”,涨红了脸,带着他那一伙人,夹起尾巴灰溜溜地走了。

北张乡农民暴动

□宋伯仁

在金山县革命史册上载有“枫泾暴动”和“新街暴动”的事迹。而人们对北张乡农民暴动之事却鲜为人知。

北张乡,东靠横浦乡,西邻浙界,南连扶王乡,北至存养乡和八字乡(现为八一、张桥村域)。伪乡府设在张家桥镇。1943年春,天旱地裂,庄稼枯萎。历任伪乡长徐士文、邵爱莲、邵立生等仗仗日军势力,向当地农民横征暴敛。农民孙进余被逼得先后卖掉三个孩子交军粮,房子被强占,家破人亡。

这年农历六月十一,新接任的姓金伪乡长硬要农民金仁明垫交几家农民欠税,许愿让他当保长,但遭到拒绝。金乡长恼羞成怒,派人去捆绑金仁明,被金仁明挥拳打回。金仁明自

知伪乡长不会罢休,就找陆继根、陆书补、单补根等兄弟策划,秘密串联鼓动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抗争拒税,并与保正高阿六等人联合,决定第三天晚上举行农民暴动,血洗北张乡伪政府。

农历六月十三日夜,数百名农民手拿锄头与木棍扁担,分东西两路集中在高家桥,张家桥茶馆及其周围,以吃茶、打牌为掩护。有的农民在河边佯装推水车,路边聊天乘凉等,准备接应。晚上8时许,数百名“武装”农民将伪乡公所周围的路口全部截封。金仁明、柳阿照、姚火生等带领众人冲进了乡公所,高喊:“金乡长,我们缴捐米来了!”金某同邵立生见势不妙,急忙从乡公所后门溜走,爬河逃命。但刚爬上岸,就被东南方奔

来的数十个农民拳打脚踢立时丧命;邵立生过河躲在高梁地里,被农民用锄头砸死;邵爱莲钻在乱草丛中,被当场勒死;仗势欺人的3名乡丁也在农民的铁搭锄头下丧命。参加暴动的农民约两三百人,一共打死伪乡长、乡丁共十多人。暴动的农民连夜将这些尸体拖到九连坟空地上,随后人们外出避风头去了。

第二天上午,徐士文带着十多个日本兵和一个姓纪的翻译到张家桥追查,只抓住几个孩子,查不出线索,草率收场。

这一件大快人心的事,同时也震撼了伪北张乡乃至周边的日伪政权。当地群众对此守口如瓶,严守秘密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透露暴动的真相。